

清明的雨

李娜

世间万事皆能忘怀,唯有对故人往事之眷恋,最难割舍。尤其是在一场清明的雨后,更是连梦里都是已故之人、过往之事。

清明的雨,不似盛夏之雨那般滂沱,却缠绵绵绵,常常从清晨一直下到午后。在烟雨弥漫的山野间,在崎岖泥泞的小径上,你会遇见顶风冒雨的扫墓人。他们或三五成群,扶老携幼;或形单影只,步履蹒跚。但都有着共同的目的——扫墓。摆上两碟馐供,敬上一杯烈酒,燃上几柱清香,年年如是。

这样的情景,总会将人的回忆拉到从前。想起爷爷口吐烟圈儿时的神情,和他用苞米皮拧蒲团时的样子;念起奶奶在昏黄的灯光下飞针走线的模样,和她亲手做的地瓜干饭和榆钱片儿汤的味道;想念爷爷、奶奶在老屋窗前的红肖梨树下哼唱蒙古族民歌的那段时光。

每年清明回老家,我会将老屋彻头彻尾地收拾一遍。我会像爷爷、奶奶在的时候一样,踩在小板凳上够屋顶的蛛丝,用抹布抹去柜上的灰尘。他们爱干净,犄角旮旯都不遗漏,也正因此,老屋不老。然而,当我翻出生锈的青铜烟斗和黯淡的牛角顶针,还是会出神许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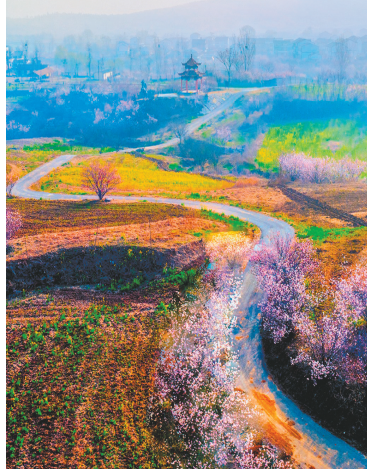
隔壁亲,如暖阳,沐着旧时年月,让人觉得人间温暖、俗世可亲,让人以为挚爱的亲人在某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关注着你,心疼着你,然后在某一个无月的夜走进你的梦境。有时是梦中梦,根本不愿醒。有时醒来再入梦,故事情节还会固执地接连上。那感觉很奇妙,就好像他们真的一直都在你的身边。然后,泪水决堤,打湿了枕巾。

其实,很欣赏杜牧的《清明》,虽有“雨纷纷”的狼狈,却也有“杏花村”的惬意。有了这中庸之道,人生方可遇时而安。想着,蒙蒙细雨中,一枝红杏,一坛老酒,三两好友,开怀畅饮,摆脱城市的喧嚣,放下世俗的桎梏,还自己一片清明的世界,岂不美哉。

如此,这清明时节的雨,是追思的“断魂雨”,却也是令人欣喜的生命的甘霖啊!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但在这乡村一隅,桃花红,李花白,燕儿舞,蝶儿忙。正是这场及时雨,让生命蓬勃起来。据说,这个时节植柳,最易成活,落地即可生根。奶奶告诉我,陪伴我度过整个童年的那棵柳树,就是爷爷年轻时在清明节亲手栽下的。老家依山傍水,这棵柳树,傍溪而生,一半在水里,一半在岸上。水里的一半,粗糙扭曲,成了为鱼儿避风的港湾;岸上的一半,枝繁叶茂,成了为人们遮阳的大伞。柔韧的柳条,是个宝,爷爷会用它做柳笛,奶奶会用它编花环,我会戴着花环、吹着柳笛,满院子撒欢儿。

又是一年清明至,万千思绪继续成一份执念:定要亲手在老屋前栽下一棵柳,让它发芽,生根,长叶,飞絮……

风且吟



思念的路 张成林 摄

到了地方我们才知道,队长“撒谎”了。队长说,还有最后一个哨所,演完这场大家就能回家了。我们乌兰牧骑慰问演出小分队出来巡回演出已经一个多月了,所有人早都已经疲惫不堪,听队长这么说,我们一下雀跃起来。去边防哨所的路程虽然漫长,但好歹有了盼头,大家脸上的倦容也都舒展开来,一路上有说有笑。

落日熔金,夕阳的余晖洒在了哨所的屋顶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格外耀眼。这个哨所只有三间房屋,面积不足40平方米。更主要的是,哨所只有一个人,一个人!

我们不敢相信,真有一个人的边防哨所吗?我们队里最活泼的舞蹈演员那日松在屋里屋外到处找,当真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位站在我们眼前的哨长呼日勒,一个体格健硕、脸庞黑黢黢的蒙古族汉子。他是这个哨所的哨长,也是这里唯一的哨兵。

呼日勒哨长之前已接到了我们要慰问演出的通知。我们的汽车离哨所还有3公里时,就看见他站在土梁上冲我们挥手。一下车,呼日勒哨长就激动地向我们敬礼,并跟我们一一握手,边握边说:“欢迎你们来哨所演出,过年了,过年了。”

我们都很吃惊:正值盛夏,呼日勒哨长嘴里的“过年了”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

呼日勒哨长才会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人。

我问他:“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寂寞吗?”

呼日勒哨长沉默了一会儿,说:“能不寂寞吗?寂寞,我就看书,锻炼身体,还养鸡。”

给哨所运送给养的卡车每七天左右来一次。之所以用一个模糊的时间“七天左右”,是因为一旦遇到极端天气,譬如暴风雪之类,那就不一定能准时了。于是呼日勒哨长就想到了养鸡。养鸡就可以吃鸡蛋。呼日勒哨长说干就干,屋里那几只鸡就是呼日勒哨长养的。一提到鸡,呼日勒哨长兴奋了:“都说老鹰捉小鸡,你们听说过小鸡捉老鹰吗?在我们哨所,个个都是捉老鹰的鸡!”

“捉老鹰的鸡?”我们满脸疑问。

那一抹红色

何君华

阅小说

也是“至死不悟”自己如何会被鸡啄死的吧。

“不过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呼日勒哨长接着说,“现在,极端天气提前都有预警,因此在极端天气到来之前,上级就会安排将补

给提前送来,断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我仍然养鸡。听见鸡‘咯咯咯’地叫,我就不寂寞了。”

呼日勒哨长说着说着沉默了,我们都安静了下来……

过了良久,我们队长说:“呼日勒哨长,那我们开始演出吧!”

我们连忙站起身来,一个个挺胸抬头,清喉润嗓,纷纷认真地准备起来。我们的表情都很庄重。哨所的前院,旗杆上面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此时此刻这里仿佛一座华丽的剧院,我们摩拳擦掌,准备为这一个人的边防哨所奉献一场尽我们所能的精彩演出。

演出正式开始,我们队长亲自报幕。有人独舞,有人独唱,有人朗诵诗歌……大家都一丝不苟,聚精会神,没有人懈怠,跟以往我们在剧院演出时没有差别。最后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台柱子”娜仁花的独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一湾碧水映晚霞/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撒……”

听着听着,呼日勒哨长流泪了,娜仁花也流泪了,我们也都流泪了。尽管不舍,但分别的时刻还是到了。

天色已晚,我们的汽车在草原上笔直地公路奔驰,回头望去,呼日勒哨长的身影渐渐变小,最后完全看不到了,只隐隐约约看见一抹红色,一抹高高飘扬的红色。

行走的庄稼

(组诗)

苏和

云海

云海时而阵痛
挣扎如乳牛待产前期

面对阔大雪海
我时常被封冻了语境
那种冷,容不得词句冗赘
脱口而出的话,每一字
都被纯白过滤、洗濯、坚硬

云海时而恬静
安谧如奶油般润滑月色

苏布道的一天

挤牛奶,烧茶、擀面条,或煮肉
空闲时背个筐,去蒙古包前面草滩上捡牛粪
偶尔拿出万紫千红脂膏,擦一擦手背牛啊,羊啊,马啊,把全家往致富路上引领
苏布道的一天简单而繁杂
她是一块酸奶豆腐,被挤压、晾晒、坚硬

泡在茶碗里,酸涩中泛着奶香
草原上的事物,大多是寂静
牧归的喧闹,都被风过滤
做梦也很少有惊喜
她无数次化开结冰的冬天,煮手把肉盛一碗汤,撒一撮葱花
春天,就是这个味道

牧乡慷慨,是草地给予的

一束阳光
从蒙古包门上毡缝射进来
停在“哈纳”黑色牛皮绳疙瘩上
这个“痼疾”太顽固了

喝醉牛奶酒的梦里
草尖上的露珠,汇成河流
一匹全鞍马,向另一匹全鞍马靠近

云来白,是羊群
变乌,掺进来一群牛
套马杆,竖起闪电

牧乡慷慨,是草地给予的
羊排焖萝卜,牛肉炖土豆
一匹马的眼神,一峰骆驼的惆怅

罕乌拉,是牛背扛起来的

吉嘎一家住在罕乌拉山脚
玛努每天都用粪叉子
把湿牛粪翻晒在草原上
世世代代的火源
炊烟散发清香
西北风似锥子
夯实原上雪
一担水,一锅肉,一碗奶茶
给予足够的热量
平静的样子才是生活
白云如牛奶
罕乌拉,是牛背扛起来的

行走的庄稼

牛羊是行走的庄稼
牧民在春天接羔、剪毛
夏天洗羊、驱虫。在秋天出售
放牧的人,稻草人一样
跟在牛羊身后

湖之写意

脚步与潺潺湖水合为心声
没有刻意炫耀。这就是原声
岸边浅处,裸露细腻白沙
脚心之痒,诱惑一个瞬间

白鲢跃水,掀动浪花
一笔笔荡开的水墨,临摹
一帧风景

夕阳落下之前,一丝光线
不经意穿过芦苇丛
闪亮出一首诗

湖岸边立着一块黑石头
像穿着肃穆的黑纱
一条鱼在水面
打了一个挺,又打了一个挺

湖底,一定非常安静
躲藏着那么多鱼

星诗空

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首为回雁峰。因北雁南来,至此越冬,待来年春暖而归得名。其实,在翁牛特旗也有一处和雁有关的美丽去处,那就是鸟类迁徙驿站——海拉苏。

每年的春秋两季,就会有大批候鸟回到这里,栖息、补给,为下一段飞行做准备。

就如此时我的头顶,雁阵排列成行,或“人”字,或“大”字,或低飞,或高空翱翔。雁鸣之声此起彼伏,声声入耳。这响彻云霄的天籁之音绵延不绝,让人听了顿有心旷神怡之感。

若问春秋两季,大雁为何会在此徘徊,那是因为这里有海拉苏水利枢纽和幸福河灌溉的缘故。

海拉苏水利枢纽位于西辽河的主要支流——西拉木伦河中下游,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兼有交通、发电、治沙等社会效益的水利枢纽工程,是全国最大的牧区水利枢纽工程,于1978年竣工,历时3年。其共辖翁牛特旗幸福河灌域和巴林右旗达林台灌域,是以引西拉木伦河水灌溉为主的灌区。幸福河位于海拉苏水利枢纽的右岸,主要以灌溉农田、草场、林地、饲料基地为主,兼有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等功能。

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川流不息,古“潢水”也演变成了今天的西拉木伦河。西拉木伦河是内蒙古东部草原最大的一条河流,是西辽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大兴安岭南端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红山北麓的白槽沟。流经两市四县后,于翁牛特旗流吐处与老哈河汇流于辽河干流。西拉木伦河的地位不容小觑,《淮南子·地形训》把它列为中国六大川之一,足见其重要性。

西拉木伦河水量充沛。特别是汛期,洪水肆虐,浊浪排天,水势凶猛,如果不治理就会贻害四方。1958年,翁

牛特旗举全旗之力,开始修建“草原灌区项目工程”。修渠的艰辛自不用说,那个岁月,各民族同胞上下一心攻坚克难,灌渠得以胜利完工。在水利干部

植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奔腾了几千年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在翁牛特旗东部交汇,两河冲积平原形成了土质肥厚的沃野良田,这里日照充

键的灌浆期,而科尔沁沙地气候在立秋过后,昼夜温差会加大,白天灌浆的稻子,经过一夜的相对低温存储,营养物质加速沉淀,如此往复,各类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的积淀越来越丰富,再加上两河优良的水质和冲积平原肥沃的土质加持,想不好吃都难。

齐海从十七八岁就开始种稻子,一晃50多年过去了。他今年种了30多亩稻田,预测亩产能达到千斤以上。

齐海只是水利工程中广大受益牧民中的一员。实际上,海拉苏水利枢纽在当地的社生产生活、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但保护了巴林右旗和翁牛特旗东部区两岸七个苏木镇场5万多人口、120多万亩耕地、200多万亩优质草牧场、40多万头(只)牲畜及大部分工程设施安全的同时,也担负着沿河两岸海日苏草原灌区的供水灌溉任务,有效灌溉面积达到了30多万亩。因为西拉木伦河含沙量大的因素,这个工程还具有引洪淤灌、改良草场的灌溉作用。

幸福河流经的地方,牧民们又给它取了不同的名字,流经示范牧场时,它叫“阿敏河”,汉语为“生命河”;到了格日僧,人们又叫它“白音河”,汉语为“富裕河”。不论是幸福河,还是生命河,亦或是富裕河,都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欢喜。

黄昏的海拉苏水利枢纽一派祥和,天边的云彩描摹上金色。残阳入水,波光点点,似金如银。水天相接处,山峦入画,大雁盘旋着,飞临水面安眠。雁乃君子,是“五常俱全”(仁、义、礼、智、信为五常)的灵物,也是书信和忠诚的代表。

雁落吉祥幸福之地。比如海拉苏,比如幸福河。



海拉苏水利枢纽(油画)

吴迪

回雁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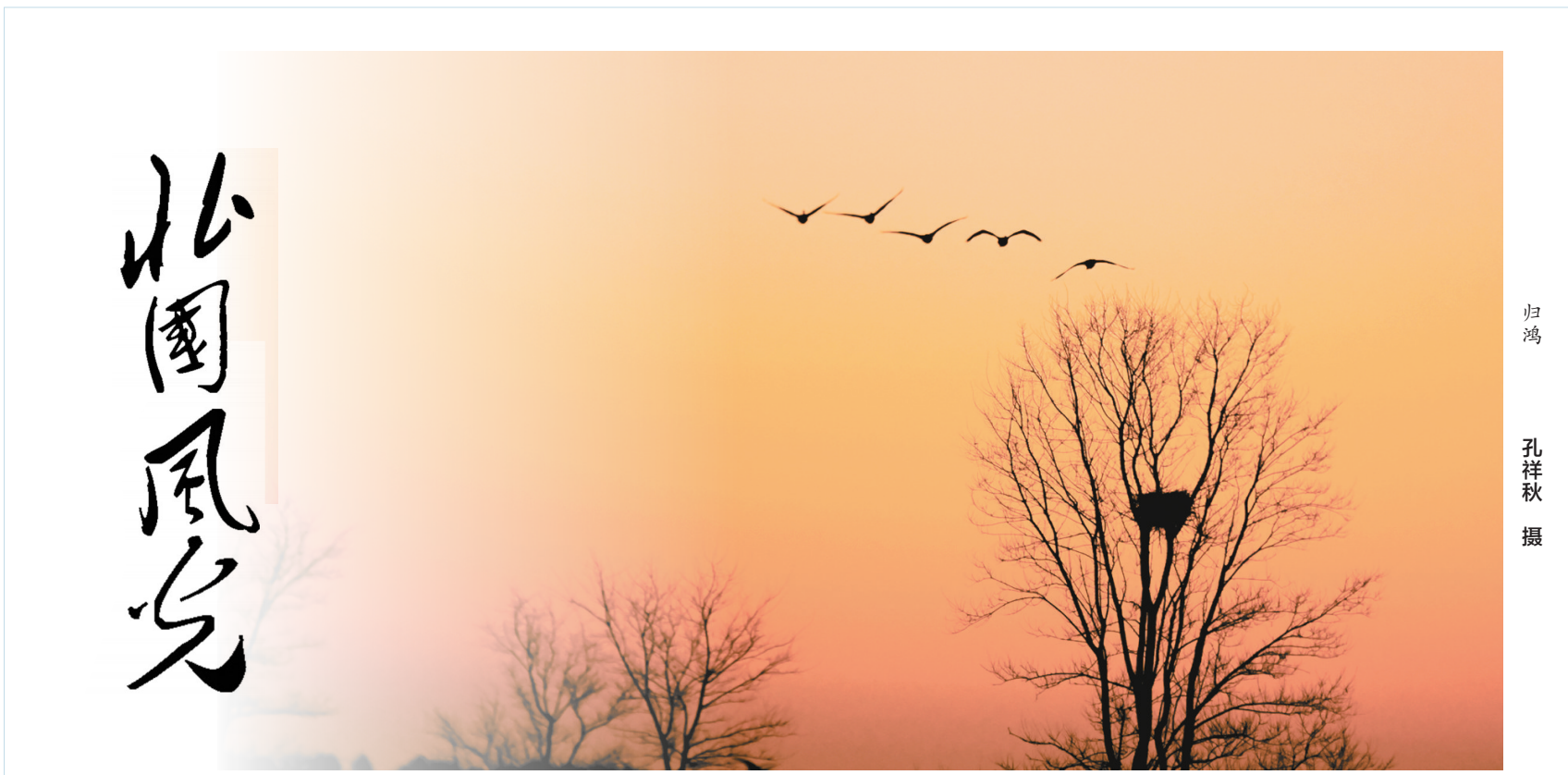
素心

白音仓的提议下,人们把它命名为“幸福河”,蒙古语为“吉日嘎拉音那勒”。

先有渠还是先有枢纽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们相辅相成,互相成全。翁牛特旗东部属典型的科尔沁沙地地貌,原来大片大片的盐碱地,农作物在这里很难生长。然而海拉苏水利枢纽综合工程的建成,给当地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幸福。现在枢纽工程所惠及的地方,有个别称“大漠水乡”。在人们的认知里,有水的地方就有花,有草,有稻谷,这些大漠水乡也都有。从水利枢纽到主干渠和辅助渠道,整个灌域内,田畴交错,草原与绿树交相辉映。不论是干渠还是辅渠,波光粼粼的两岸都绿草如茵,芦苇茂密,水鸟嬉戏。稻田里,稻穗压低枝蔓,碧波随风,好一幅山水长卷,哪还有“大漠孤烟直”的萧瑟景象。

其实,翁牛特旗东部种

风北韵



归鸿

孔祥秋 摄

北国风光

风且吟